

印度神話的現代變奏曲 - 魯西迪的《午夜之子》現代與傳統的連結

楊薇雲*

摘要

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1981 年出版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中描述了與印度同時誕生的撒利姆·撒奈伊芳午夜之子的故事，平行發展的則為印度獨立建國前後的歷史脈絡。小說被視為印度國族寓言，具有史詩規模，故事中不時出現不同的印度神話故事神只人物，如書中主角撒利姆的對手及情敵即為印度毀滅之神濕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婆，他則因出生時被掉包而取代了濕婆成爲撒奈伊家族傳人的地位，濕婆、他的妻子帕華蒂與撒利姆—三位最強大的午夜之子的關係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敘述架構的主脈。同時，魯西迪運用神話不同神祇的特質及功能，如迦黎女神、保護神毘師孛、吉祥女神拉克希米，編織穿插在故事敘述中，間接點出，解決印度衝突對立問題需要努力的方向。本篇論文要探討此種印度神話書寫策略的使用，我的分析顯示，魯西迪運用此神話變奏的手法去刻劃印度社會在狂熱政治運動下扭曲的風貌，不但對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政治運動有極犀利的批評，並且以他獨特細膩的想像文字將心靈深層的印度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連結呈現出來。最後結論指出，各種神話故事人物的穿插及重寫，讓讀者思考印度人在面對西方理性科技文化以及當代社會發展的衝擊下，如何從傳統文化精粹的古人智慧，汲取活泉，找出可行之道。

關鍵詞：魯西迪、午夜之子、印度神話、神話書寫策略、大梵、幻相

一、引言

《南亞英文小說家導讀》(*South Asian Novelists in English*)一書中的前言指出：「無庸置疑的，以英文寫作的南亞小說家進軍國際文壇，來勢洶洶，大放異彩。」一九八一年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以《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獲得著名的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造成了他作品的銷售佳績。許多其他南亞小說家相繼在西方文學界嶄露頭角，其中翁達吉(Michael Ondaatje)的《英倫情人》(*English Patient*)改編成電影造成轟動，1997年阿蘭達蒂·洛伊芳(Arundhati Roy)以《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再度為南亞小說家贏取英國布克獎，吸引了更多文學愛好者以及研究者對南亞英文文學的注意力。《南亞英文小說家導讀》的編者森葛(Jaina Sanga)分析，造成南亞小說熱的有三個原因：一、寫作語言為英文。二、這些小說家堅持從自己的文化角度出發，呈現出南亞地域饒富變化的鮮活人物生活，遠

比過去西方作家描繪的刻板南亞衣冠文物更貼近真實的南亞社會。三、南亞文學作品展現的世界具有異國風情，混亂但是散發出無比活力，為其他地區的小說無法比擬。小說中所探討的許多議題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特別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關係，提供給讀者他們獨特的文化視野。(2003: xi, xii)

南亞英文小說家都面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調和的挑戰，每個作家都有其不同的回應。在這南亞英文小說興起的浪潮中，魯西迪的《午夜之子》具有開創性的地位，不論其內容與形式都有其獨創性的貢獻。《午夜之子》所講述的故事是主角撒利姆·撒奈伊 (Saleem Sinai) 家族的興衰史，作者藉由撒利姆與印度獨立同時誕生的巧妙安排，將個人與國族命運緊密連結，個人的故事成為國族歷史的一面鏡子。此種重寫官方版本歷史的後設小說，「有意識且有系統的建構故事，目的讓讀者明瞭小說敘述的虛構性，藉此來批判文學文本外所呈現的現實世界其真實性。」(Patricia Wang, 2) 魯西迪小寫歷史的反抗論述，目

的在解構官方大寫歷史的威權，就如作家自己指出：「作家與政客天生就勢不兩立，因為兩方都要以自己的影像來改造世界，爭的是同樣的領域。小說所呈現的真相否定了政客編造的、官方的版本。」〈1991: 14〉小說中不可靠的敘述者撒利姆的告白批判了個人及國族記憶的真實性，如他幼年時所促成孟買劃分語言界線，如甘地死亡的時間，如甘地夫人與最高法院的政爭，在在突顯了官方歷史並非唯一的版本，嘲諷甘地夫人執政下的一言堂作風，並且建構出另類歷史，傳達了現代印度文化的多元面相。（邱漢平，262）魯西迪在書寫屬於平民大眾歷史時，穿插運用了印度的神話人物故事，此種書寫策略也符合印度文明的歷史敘述風格。魯西迪在一次訪問中曾說：「你觀察印度社會，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度人相信神明的存在，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你必須要使用容許神明存在的書寫語言來敘述印度的歷史。」（quoted from *Salman Rushdie* : 12）

穆克瑞吉（Meenakshi Mukherjee）在其評論印度英文

小說的評論名著《小說的再生》(*The Twice Born Fiction*)中，用了一個章節來分析印度小說家如何運用傳統神話故事作為寫作策略，其目的在以古喻今，闡明當代人所面臨的精神困境。他的分析指出，印度作家使用神話的策略有兩種模式：第一種為將故事情節建立在單一神話的架構上；第二種為在說故事過程中，穿插古老的神話故事，而對小說人物所面臨的困境加以詮釋。(1971: 129)《午夜之子》中神話素材的使用，結合了這兩種模式。按照《閱讀魯西迪》(*Reading Rushdie*)一書的編者佛萊契爾(D. M. Fletcher)的觀點，在魯西迪的小說中穿插了許多印度神話傳說故事，如二大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中的人物或故事，皆做了改寫，主要是用來隱喻當代社會政治的問題，解構印度當權者所塑造的政治神話，而非只是一般人所認為的後現代寫作遊戲而已。(1994: 14)魯西迪曾對自己運用傳統神話的寫作有如下的說明：「旅居國外的印度作家在描繪印度人的世界時，用來觀照的鏡子是有裂痕的，而某些細節在反照的過

程中不可避免的消失不見。… 但是剩下來的一些細微事物卻因此成爲象徵，具有神聖的特質。」 (*Imaginary Homelands*, 1991: 11-12)此篇論文要探討魯西迪在《午夜之子》的印度神話書寫策略的使用，魯西迪這種書寫所達到的效果，與懷特(John White)提出神話在現代小說中的功能是一樣的：「古代神話提供讀者解讀作品的架構線索，來深入分析當代事件的深層涵義。」 (1971: 117)我的分析顯示，由神話重寫的角度來詮釋故事中相關的人物及事件，可以看到魯西迪以獨特細膩的想像文字，將印度文化固有精神與流動的現代歷史連結呈現出來，透過古老神話蘊含的大我精神去檢視印度獨立建國政治運動，能夠更清楚的瞭解引發印巴戰爭的癥結，並且對當代印度社會變遷中衝突對立的問題所在。

任何熟悉印度神話的讀者在閱讀《午夜之子》時，會注意到許多神話人物情節出現在主角所經歷的生活點滴中，其中大部分是引導讀者去瞭解故事人物所處的情境，不過二個小說人物以知名的印度神祇名字出現－印度破

壞神濕婆(Shiva)及其妻子帕華蒂(Parvati)，並且他們的命運與主角撒利姆息息相關，在小說中份量不重，但對於撒利姆卻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他們與撒利姆的關係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敘述架構的主脈。在印度神話中，濕婆及帕華蒂之間浪漫的愛情故事傳誦千年，並被印度人視為美滿夫妻的典範，我們將神話及小說故事情節並置一起來檢視，會發現魯西迪在《午夜之子》中此段神話的重寫，所創造出來的變奏曲殘缺走調，點出了印度文明所面臨的十字路口，現代印度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融和東西文化的困境。同時，魯西迪運用神話不同神祇的特質及功能，如迦黎女神(Kali)、保護神毘師孛(Vishnu)及其妻子吉祥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間接點出，解決現代印度宗教、種族衝突對立應努力的方向。迦黎女神以凶猛的方式來關懷這世界，將人類的弱點，譬如貪婪和慾望，一一除去。(《印度教的世界》：60)在故事中最精彩的場景是孫德爾本大森林，迦黎女神給予撒利姆煉獄般的冶煉，因此看穿世間幻相，去除恐懼、貪執、慾望，淨化他的心靈。最後藉由另

外一對神話夫妻，保護神毘師孛與吉祥女神拉克希米之間的和諧夫妻關係，來隱喻主角撒利姆與他的僕人帕德瑪（Padma）的結合，是為午夜之子精神重生的契機：「毘師孛代表文字，吉祥女神代表意義，」（*Hindu Goddess*：29）兩人的結合促成了午夜之子的故事—撒利姆以及印度國族史的故事，流傳後代。

此篇論文的討論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印度世界觀及濕婆神與帕華蒂的神話的簡述，做為分析神話素材與文本變奏的主軸；第二部分探討午夜之子聯盟分裂的主要原因—大梵精神的失落；第三部份以孫德爾本大森林中主角進入迦黎女神廟，接受世間幻相最嚴苛的考驗及冶煉；第四部份則比較撒利姆與他的僕人帕德瑪與毘師孛及拉克希米神話夫妻，指出印度傳統神話重寫能夠提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現代印度人問題。結論指出，具有現代史詩風貌的《午夜之子》所融入的神話神祇故事，重寫之後原有面貌變形，顯示傳統精神文明的影響力量減弱，現代印度社會價值的扭曲。但是同時，改寫後變奏曲風貌，可以

幫助讀者從印度心靈孕育的古老智慧，汲取活泉，思考現代人在面對西方理性文明的入侵下，找出滋潤現代乾枯生命的方法—重新將大梵與人世間的關連定位，以消弭宗教與種族的對立。

二、印度世界觀及濕婆神與帕華蒂的神話

以下我將簡述印度教的世界觀，以及濕婆神與帕華蒂的結合如何表達了此世界觀一個完美的精神化現。印度教世界觀的核心是法，這語詞強調生活實踐或正確的行為，在印度教中，信仰、神祇、哲學思想和解脫之道繁雜多樣，但這一切都要求人們信守某些行為準則。要明瞭什麼構成了合于正法的行為，人必須瞭解印度教的世界觀。這世界觀的一個基本信念是，神聖者內在於世界之中。自然世界、社會秩序和家庭生活無不與神性息息相關。印度最古老的宗教著作是《吠陀經》(*The Vedas*)，被認為是古代聖者所聽聞到的天啓，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討論議題為宇宙的

本質，提出萬物皆源自一絕對者(Absolute)的理念，而此絕對者即為大梵(Brahman)。早在《阿闍婆吠陀》(*Artharva Veda*)時期，部分贊歌即已界定梵為聖語和祭儀的力量。而在《奧義書》〈*Upanishads*〉中，則明確提出大梵是宇宙之終極而根本的本質，存在於萬物之內。《奧義書》窮其力探討大梵外在的、宇宙的面向和它稱為我(atman，或自我；自性)的內在面向間的關係。我即是存在於每一個人之真我，是萬物萬象永恆且純粹的本質。描述大梵與真我關係最知名的段落之一是西維達克圖〈Shvetaketu〉和他的父親在《唱贊奧義書》〈*Chandogya Upanishad*, 6.12-13〉中的對話。這位父親要他的兒子將鹽溶于水中並且教導他說鹽在水中溶解後雖然看不見，卻遍佈水中而與水不分離，大梵之遍滿個人也是同一道理。存在于個人中的大梵稱為我。此一教誨以「汝即彼」(tat tvam asi)一語標示之，在此，汝指的是自我，而彼就是大梵。人的解脫之道(moksa)在於徹悟大梵的本質，並因而了悟個人自我的真實本質。(《印度教的世界(Hinduism)》：23-24, 31-33, 39-41)

在西元前的最後一個世紀期間，婆羅門修正後的新道統將祭祀儀式、對男女神祇的通俗信仰以及苦行冥想交織在一起。這道統的知識來自兩部偉大的史詩、《往世書》(Puranas)、《怛特羅》(Tantras)和詩人的贊歌。在此時期，印度教在婆羅門哲學中發展出囊括多神信仰的方法，大梵可以以宇宙的種種形貌呈現，這也包括見於不同宗教的男女諸神，不同的神祇被視為是一至上者的多種顯現。例如，出現於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的克里希納神(Krishna)是具有人格救贖神，同時他也是非人格的大梵。在《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克里希納與班度(Pandu)五子中最驍勇善戰的有修(Arjuna)間的對話錄，將《奧義書》哲學家的非人格的絕對者和通俗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融合唯一。《往世書》是一套匯集神話、傳奇和歷史而反映通俗有神論傳統的綱要書，每一部《往世書》均傾向於尊奉一位神祇為創造和主宰世界的至尊神。將某個神等同於具有諸多面向之至上神的傳統有三個：尊毘師孛為至尊神的毘師孛派(Vaishnavas)；尊濕婆為至尊神的濕婆派

(Shaivas)；戴維 (Devi) 女神的信徒稱為性力派(Shaktas)，因為顯現為宇宙的能量是代表女性的性力(Shakti)。這三位偉大的神祇主宰《往世書》文獻，並且從古典時期至現代一直都是印度教的焦點。(《印度教的世界》：49, 53, 56-59)

以上簡述了印度教的世界觀，大梵與我的關係，接下來要說明濕婆神與帕華蒂的結合具體化現了此世界觀完美的精神。在印度的萬神殿中，濕婆神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濕婆派信徒尊濕婆為最崇高的神，其他諸神為他的不同形相。他被形容為一尊吊詭的神，因為他同時是一名棄世者及一家之主；一名獨身的瑜珈行者 (Yogi) 兼為人夫。不過這在印度教信仰體系中並無矛盾，因為禁慾主義可產生與性能力非常近似的內在能力，這種能力可兼具創造性和毀滅性。至尊濕婆藉自己分成男濕婆和性力女神 (feminine Shakti) 兩個側面而創造世界。性力女神是神的積極力量，是創生的原動力，她以各種宇宙形式和名稱而被彰顯，右半身為男，左半身為女的濕婆形象即顯示出前述兩種神力的結合。(《印度教的世界》：61-2) 濕婆與

帕華蒂的神話故事清楚的表達了經由男/女能量的結合而能重新創造大梵的本質。濕婆神在印度神話中具有非常強大的能量，喜歡獨居於長年積雪的雪山山頂洞穴修行，對於人間世俗之事不加理會，但是能量累積太多沒有使用會造成宇宙的失衡，所以帕華蒂主要的任務就是與濕婆神結合，將他帶入人間社會，才能將其能量毀滅的力量轉成重生的力量。但是，帕華蒂必須要能夠像濕婆神一樣苦修，接受各種嚴苛的考驗，後因帕華蒂苦修的精神及成就，證明自己能夠達到濕婆神的水準，感動濕婆神，最後應允成婚。這一段婚姻中，帕華蒂的扮演角色就是將濕婆神巨大能量，融合轉變成爲正面的力量，陰陽能量融合而體會到與宇宙大梵的再現。(David Kingsley, *Hindu Goddess: 42-3*) 在亞麥容(Arthur Avalon) 對印度宗教精深研究的著作《夏克蒂以及夏克塔》(*Shakti and Shakta*) 中，將這種結合形容爲意識與性力(宇宙動力)的融合：「濕婆爲不變的意識，性力(夏克蒂)則爲其現爲心與物之變化力量。濕婆—性力，因此乃是意識及其力量。此兩者互補且不可

分離的結合展現出宇宙創生的奧祕。」(3)

下一部份我將分析在現代印度社會中，主角撒利姆自居午夜之子聯盟之首，以其代表印度文化精神，但卻因其個人自私自利的心念，造成實踐宇宙大梵精神的失敗，以及他對妹妹賈蜜拉〈Jamila Singer〉的不倫之愛，演變成性無能，陰陽能量融合變質殘缺，此段神話重寫的現代變奏曲在印巴內戰衝突事件中演奏出荒腔走調，傳統印度文化的精神：「包容、多元文化、混雜、異類混合」(Rushdie, 1991: 32 蕩然無存。

三、午夜之子聯盟的創立與分裂

《午夜之子》的核心事件是 1947 年 8 月 15 日的印度宣告獨立，當天從午夜到凌晨一時誕生的小孩，因受到某種超自然力量的影響，都具有奇跡似的天賦才能，出生時越近午夜能力越強，撒利姆、濕婆及帕華蒂是力量最強的三位。帕華蒂天生會魔法幻術，濕婆擁有如羅摩 (Rama)

及阿周那（Arjuna）史詩英雄的英勇善戰天賦，而撒利姆則具有他心通洞察人心深處的能力。在 10 歲時撒利姆察覺自己的天賦，經由他的心靈連結而組成了午夜之子聯盟，定期召開心靈論壇，討論如何學習大善知識，超越二元對立。「不要讓無止境的二元對立，像是群眾與階級、資本與勞動、他們與我們，插入我們中間！我們 必須堅持第三原則，我們必須超越進退維穀；因為唯有成為他者，成為嶄新的東西，我們才能貫徹誕生的承諾。 團結在一起的孩子，就是第三個方向。」（《午夜之子》：329-330，論文中小說引文均出自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譯本）但是由於午夜之子共有五百八十一位，來自不同的地方及家庭背景，時常發生爭執，而最嚴重的就是撒利姆與濕婆之間的對立，因為濕婆來自貧困的家庭，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力量，無法接受撒利姆的第三原則理論：「有錢男孩，這都是吹大氣。所謂『個人的重要性』，所謂『人性的可能』。今天的老百姓，也無非是另一種物資罷了。」(330)不過剛開始時這只是爭執不合，還不至於造成聯盟的決裂。真正造成聯盟分裂的原因

是撒利姆發現，濕婆與他在醫院出生時被護士瑪麗沛蕾〈Mary Pereira〉掉包，他的真實出生是貧窮印度家庭的小孩，卻享受富裕回教家庭的優渥生活；撒利姆無法接受自己所享受的一切會消失，因此將濕婆驅逐於聯盟之外，由於他的自私，午夜之子聯盟瓦解，這也象徵著印度獨立之夢失敗，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內戰也開始。撒利姆的心靈聯盟代表的就是「多元文化的本質」(296)，是印度文化中最悠久源長的精神理想，在印度對抗英國殖民強權時，同住在印度大陸上的各個種族團結一致，共同爭取印度的自主權，這是大我的心靈，萬物合一精神理想的展現，但由於印度教徒及回教徒為自我利益維護不虞遺力，在獨立之後引發嚴重衝突。

撒利姆與濕婆二人代表了「富裕與貧窮；擁有與匱乏」的對立，撒利姆喪失大我理想的自私，象徵著印度獨立時文化遭受到最嚴重的創傷。撒利姆與濕婆很明顯的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代表濕婆至尊神最顯著的二個特質：超越二元對立的大我之心及強大力量毀滅與重生雙重面

向，帕華蒂的任務就是調和這二種極端特質，但是由於代表大我心靈的撒利姆捨棄大善知識的理想，濕婆能量沒有得到適當的引導，結果是在濕婆助力之下，午夜之子為甘地夫人所摧毀，撒利姆被閹割，濕婆強大力量只有破壞而無重生，帕華蒂與撒利姆、濕婆的三角關係更諷刺的將美滿福祉伴侶的意象更加扭曲不堪。在印巴戰爭時，帕華蒂用魔術手法偷運已成為巴基斯坦的流浪軍人的撒利姆回印度，那時撒利姆已失去了所有一切，而濕婆則因他的戰功而成為印度最知名的戰爭英雄，為印度女人所追逐的風雲人物，雖然帕華蒂希望能夠與撒利姆結合，但他卻因自己對妹妹賈蜜拉的不倫之愛無法再愛別的女人，造成帕華蒂以幻術色誘濕婆而懷孕，生下的孩子即是具有類似象頭神甘納許(Ganesh)大耳朵的阿達姆·阿梅德〈Adam Sinai〉，撒利姆與帕華蒂結婚成為阿達姆的父親，經過迂回轉折終於還給了濕婆兒子應有的出生權力，但是原來帕華蒂與濕婆應有的完美性愛關係遭受無法彌補的割裂。魯西迪以冷嘲熱諷的文字將時代的悲劇描繪出來，《午夜之子》藉由

撒利姆個人的命運間接指出印度所面臨的困境，獨立所引發的貪婪慾望，操弄權力，心靈與大我連結的失落，民族從此爭戰；男女心靈結合關係淪為性的渴望及追逐，性力強大的能量用在毀滅女人生命，「濕婆少校成為惡名昭彰的誘惑者；到處留情，專門給有錢人戴綠帽子。」〈530〉精神文明淪落，印度大陸在獨立之後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機。

四、煉獄的考驗與淨化

這種精神理想的沉淪，在撒利姆向妹妹賈蜜拉坦承他的愛慕遭拒之後，墮落速度極快，他心裡充滿罪惡感，後來他妹妹把他送進軍中，在印巴戰爭激烈進行時等待死亡的到來，但是結果是被銀痰盂擊中頭部喪失記憶力，成為巴基斯坦軍隊的嚮導，他有似狗的靈敏嗅覺，可以帶領士兵們去追蹤敵人，但是除此之外毫無知覺，同伴們戲稱他為「人犬」。三位同組的士兵，為他取了個綽號「老頭」，發音是「佛陀」。魯西迪以此嘲諷（parody）指出人性逃避

自己心靈黑暗的現象。「古印度的喬達多·悉達多，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成道．．．千百年後，撒利姆佛陀坐在一棵不同品種的樹下，無法回憶悲傷，像冰塊一樣麻木不仁，像黑板一樣擦成一切空白。」(454)但是逃避無法長久，要重生他就必須走過煉獄，當他們四人迷失在孫德爾本大森林中，歷盡森林中「恐怖幻影」因他們過去的劣行，把他們折磨夠之後，又牽著他們的手，把他們導向新的成年。」(471, 473)佛陀在這裡被一條透明的盲蛇咬到腳跟，恢復知覺後，撒利姆的記憶恢復，開始講述他的故事，雖然他回憶起大部分的記憶，唯獨他的名—撒利姆—他記不起來。之後，三位士兵與佛陀深入森林深處，谷地中央有一座印度廟，廟裡的迦黎女神像「豐饒、恐怖」(475)，在迦黎女神廟的考驗給了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迦黎女神與一般人印象中女神的美麗莊嚴形象不一樣。迦黎女神具有可怕的外表，狂野女神的典型代表，在印度是普受祭拜的神祇，是印度文化的特殊現象。迦黎女神更嚇人的是她一戰鬥起來就會喝人血，「黑色裸體，頭髮散亂，項鍊由人頭組成，蛇作

爲手環，長而銳利的牙齒。與迦黎一起出現的男神都是濕婆神，在某些典籍中，迦黎被視爲帕華蒂憤怒的化身。」

(*Hindu Goddess*: 116, 118) 她所扮演的角色和帕華蒂穩定濕婆神能量的功能不同，她代表破壞穩定秩序的負面能量。可是這種毀滅力量更能震撼人心，因此能從幻相中覺醒過來，如此人才可能對萬象本質有清楚的覺悟。「她賦予人更寬廣、成熟、真實的認知，了悟人從何處來，要經由何處去。」(*Hindu Goddess*: 130) 在迦黎女神廟裡，半夜有四名一模一樣的美女出現與他們交歡，帶給「這四名迷路者超乎想像，肉體結合的絕頂歡愉。」(476) 在這似魔幻的溫柔鄉境內，他們忘懷一切，縱情享受。直到有一天，他們忽然發現自己成爲透明人，這是「最歹毒的詭計，藉由滿足他們內心的慾望，愚弄他們耗盡他們的夢想。所以他們夢想的生活從體內滲出，使他們變得像玻璃一般空洞透明。」

(476) 在這充滿象徵意象的夢幻情境中，時間停頓，經歷了幼稚退化與童稚悲傷，滿足了內心深處的渴望，才發現幻相掠奪內在能量，無法真正明瞭生命實相，迦黎，時

輪之母，在這段靜止的空間，教導了這些士兵明瞭虛幻妄想的毀滅力量，撒利姆因此成長，重回人間世。

前面曾有討論到，撒利姆與濕婆的對立，象徵印巴分裂，撒利姆雖具有將午夜之子連結成多元心靈的大我理想，但因為自私貪欲希望保有富裕的家世而排除濕婆，因此造成午夜之子聯盟的瓦解。印巴分裂後，撒利姆全家遷移到巴基斯坦，又因他對妹妹的不倫之愛被強迫參軍，更悲慘的是在戰亂中幾乎所有的家人都被炸死。在經歷孫德爾本大森林的冶煉後，撒利姆藉著帕華蒂的幫助回到印度，但是回到印度後仍然念念不忘過去自己曾經擁有的顯赫地位，拋棄將他救回印度收容庇護的帕華蒂及魔術師社區，回到穆斯塔法·阿吉茲〈Mustaph Aziz〉舅舅，資深公務員家中，因為「在他的保護下，我可以取得公家機關的優渥職位，而我研究行政實務，一定能取得救國之鑰；然後部會首長會聽我獻策，我有機會與大人物論交。」(504) 另外一個讓他離去的原因是，他很「害怕跟多年前被他禁止參加午夜會議、他的另一自我（濕婆）重逢，所以要逃入那個戰爭

英雄無從尋求安慰的家庭的懷抱。」(504) 不論是救國狂熱或是罪惡感，撒利姆離開了他最可信賴的盟友，以及危難託庇所—魔術師社區。可是他背叛的行爲受到嚴厲的懲罰，先是舅舅將他驅逐出去，重回魔術師社區；接著，在甘地夫人令下抓到的午夜之子全數閹割，其理由是：「我們這群午夜的魔法之子，讓寡婦那麼憎恨畏懼毀之而後快，她不僅是印度的總理，也渴望成為黛薇，最可怖的神母，擁有諸神之沙克蒂性力，梳中分頭，精神分裂的髮型的多手神祇。」

(567) 這精神分裂的意像其實就象徵分裂印度，二元對立的印度文化悲劇。閹割事件之後，撒利姆追憶他生命中不同的女人對他造成的影響，有正面有負面，他對她們所占的重要地位做過如下的思考。

我們該如何解釋我的太多個女人？是印度母國的多重面貌？或更甚於此．．．是『幻』，是以女性器官為象徵的宇宙能量？動態的『幻』，又稱做沙克蒂；或許並非偶然，印度的萬神殿中，都集中在他的皇后身上！她

是幻、性力、母親三位一體，卻也是『在夢之羅網中壓抑意識的聲音』。太多女人：難道她們都是女神黛薇的一面。(526)

五、文字的重生

毀滅撒利姆性能力的為女人—他的妹妹及甘地夫人，但是拯救他、恢復他精神創作能力的也是女人—帕華蒂及帕德瑪。撒利姆生命即將結束時陪伴在他身邊的是帕德瑪，她幫助他完成生命自傳的書寫，將重生的種子散播出去。帕德瑪在印度神話中是三位主要女神中吉祥女神拉克希米另一個名字，在小說中撒利姆戲稱她為大便女神、糞便蓮花，意指她雖生長於淤泥之中，出生低階層，但是卻超脫世俗塵土，成為純潔高雅的蓮花，吉祥女神與蓮花的連結有二層涵義：豐富肥沃土地的象徵及生命能量圓滿發展的展現。(*Hindu Goddess*: 21) 評論家谷內提力克 (D. C. R. A. Goonetilleke) 指出，帕德瑪有指涉到文藝女神撒

拉斯瓦蒂〈Saraswathi〉的影子，因為撒拉斯瓦蒂都是盤坐在蓮花座上。〈1998: 41〉此詮釋似有些牽強，不過也是由於帕德瑪的助力，撒利姆才得以完成代表印度開國精神、午夜之子領袖墮落腐化及淨化重生故事的寫作。帕德瑪在整個說故事的過程中，扮演撒利姆的忠實聽眾，這個角色在印度神話及民間文學傳統中有關鍵性的地位；一旦她出走，就會造成整個寫作三要素的失衡：「我是一個等腰三角形，由兩尊神祇提供同等的支持，野性難馴的記憶與掌管現在的蓮花之神。」(192) 野性難馴的記憶之神在這自傳中穿插了大量神蹟的全知觀點，而帕德瑪的「世俗靈性」幫助撒利姆腳踏實地的拉回到現實的基礎上。

小說一開始，撒利姆就指出其生命即將結束，希望能夠在死去之前，創作出有意義的故事，而非「滿紙荒唐言。」

(2) 他希望能將這故事傳給他的兒子，阿達姆，因為即使是失敗的經驗，依然保留「道德、判斷力、品格」(274)。阿達姆是帕華蒂在被撒利姆拒絕與她結合後，與濕婆生下的小孩，她懷孕後為濕婆所拋棄，為了讓新生小孩有父

親，撒利姆與帕華蒂結婚，因此他與過去被驅逐另一個自我——濕婆，因他的兒子又重新連結。

阿達姆是第二代魔法孩子的一員，他會長得比第一代更難纏，這些人不再預言或星座中尋找命運，而是用他們一往直前的意志鎔爐，鑄造自己的命運，望進這個一方面並非我兒子，卻又比任何我的親骨肉更有資格做我繼承人的孩子的眼睛，我發現他空洞、清澈的瞳仁是第二面恥辱之鏡。(580)

阿達姆為午夜之子三位主要領導人物的兒子，象徵午夜之子的精神會延續下去，而新生小孩所講的第一句話也饒富意義：「阿布拉卡達布拉：根本不是個印度字，這是個猶太教神秘哲學的套用語，源自追隨巴席利德斯的諾斯替教徒信奉的最高神祇之名，含有三六五這數字，是一年當中的天數，亦即天堂的總數。」(594)魯西迪藉用代表天堂總數「阿布拉卡達布拉」這句話，賦與印度下一代新希望。他們不再

像午夜之子沉溺於自己的虛榮幻夢中：「事實上，我拯救國家的夢也如鏡花水月；不具實質，只是傻瓜的胡言亂語罷了。」

（536）唯有放下這個幻夢後，新的一代才能腳踏實地去為印度開創新局面。

在結尾時，撒利姆將寫作過程比喻成醃製醬菜，將歷史醃製，將他個人、家族、國族的故事全部保存下來，流傳後世。

我安於接納醃製過程無可避免會出現的扭曲。醃製即賦與不朽，技巧在於，調整口味到某種程度，但不能使它完全變樣；更重要的是（在我的三十加一瓶當中）賦予它形狀與形式 - 也就是說，意義。我希望他們具有貨真價實、真相的滋味 讓人家說，歸根究底，它們都是愛的行動。（597）

生為時代之子，歷史所生，撒利姆如夢幻的故事，傳達了對生命真相的了悟：「世界是一場夢嗎？婆羅門在作夢，

夢見整個宇宙；我們只能隱約透過夢網去看，那就是『幻』。幻的意義，可以說，就是一切皆夢幻泡影；是一種詭計、人造物、欺騙。」(275) 人生最難參悟的幻相〈Maya〉就是將自己視為大千世界中互異的個體。一旦幻相被洞察時，個人將悟出宇宙唯有大梵。」《印度教的世界》：73) 故事最後，撒利姆及帕德瑪兩人計畫結婚，這本小說成為他們愛情的結晶。帕德瑪以其愛的力量滋潤了撒利姆的心靈，他們倆人的精神融合，創造了豐碩的果實，倆人的親密關係，就如同吉祥女神及其伴侶昆師孛，融合成一體雙性的意象，昆師孛在右，吉祥女神在左，昆師孛代表文字，吉祥女神代表意義。(Hindu Goddess：29) 這是陰陽能量完美結合的象徵，在帕華蒂與濕婆神話變奏曲失敗之後，以吉祥女神與昆師孛的神話現代變奏曲結尾，撒利姆（意識）與帕德瑪（性力）結合或許不若神話中男女神祇如此契合，但在現代心靈流離失所的末法時期，這種有缺憾的結合，仍然能夠滋潤撒利姆的生命因而重生。撒利姆在闡明他生命故事的內涵時，他對宇宙實相的了悟，重新詮釋了自我與

大梵精神融合一體的連結關係：

我是誰是什麼？我的回答：我是在我之前發生的一切事、我曾經成為看見做過的一切事，所有加諸於我的一切的總和。我是所有在這世間存在、曾經對我的存在發生影響或受我存在影響的每個人每件事。我是我死後發生的每一件我不曾就不可能發生的事。這方面，我並非特例；每一個『我』，今日印度六億多人口中的每一個，都包含一個小小的群體。我最後一次重複：要瞭解我，你必須吞嚥全世界。(497)

六、結論

《午夜之子》是具有現代史詩風貌的後現代小說，人物豐富多變，以虛實交錯的敘述方式，不可思議的故事情節，穿插印度神話重要神祇及知名故事情節，並融入當時整個政治局勢的發展，魯西迪以其諷刺辛辣的文筆，描繪出印度大陸在獨立運動時的各種荒謬悲哀的人間悲劇，人

性黑暗毀滅力量如脫韁野馬橫行無阻，在眾神殿堂的國度上演這一齣人間悲劇，更讓讀者看完之後深深嘆息。印度心靈孕育的幾千年古老智慧，在現代印度的歷史大悲劇中，力量不再，過去引導眾生的明光，無法再扮演的決定性的指導角色。1947 年印度新國家成立，另一個名字為婆羅多，其用意為接續古代王國神話，從《黎俱吠陀》(*Rig Veda*) 到《摩訶婆羅多》，由獵牛族婆羅多躍升為大婆羅多家族，期許新國度重新團結成一統的政體。但是《午夜之子》所敘述的現代婆羅多的歷史，已是滿目瘡痍，古老神話因此解構，單一宗教文化體演變成多元族群衝突。也許就像書中所建議的，新一代的印度人不應「在預言或星座中尋找命運，而是用他們一往直前的意志鎔爐，鑄造自己的命運。」(580)但是同時，作者也以各個神話故事人物的穿插及重寫，讓讀者以古觀今，思考現代人在面對當代宗教狂熱運動所造成的印巴衝突對立，以及精神文明日漸貧瘠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從傳統文化精粹中汲取古人智慧，找出可行之道，解決現代人的困境。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張定綺譯，Salman Rushdie 原著（1981）《午夜之子》臺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楊玫寧譯，Cybelle Shattuck 原著（1998）《印度教的世界》
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邱漢平，〈由漫渙歷史小說的角度看魯西迪《午夜兒女》
的古今對話〉。《重劃疆界：外國文學在台灣》馮品佳
主編，頁 253-79，(1999)新竹市，交通大學外文系。

(二) 英文部分

Avalon, Arthur. Shakti and Shakta. Ebook: NuVision
Publications, 2004.

Bowker, Joh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World Relig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ornwell, Neil. The Literary Fantastic: From Gothic to

- Postmodernism. London: Harvester & Wheatsheaf, 1990.
- Cross, Stephen. Way of Hinduism. London: Thorsons, 2002.
- Dodiya, Jaydipsinh, ed. Perspectives on Indian English Fiction. New Delhi: Dominant Publishers, 2002.
- Fletcher, D. M., ed. Reading Rushdie: Perspectives on the Fiction of Salman Rushdie. Amsterdam: Atlanta, GA 1994.
- Goonetilleke, D.C.R.A. Salman Rushdie. London: MacMillan, 1998.
- Harrison, James. Salman Rushdi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 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N. Y.: Routledge, 1989.
- Kinsley, David. Hindu Goddesses: Vision of the Divine Feminine in the Hindu Religious Tradition.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7.
- McHale, Br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N.Y.: Routledge,

1987.

Mukherjee, Meenakshi. *The Twice Born Fiction: Themes and Techniques of the Indian Novel in English*.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2005.

Nasta, Susheila. *Home Truths: Fictions of the South Asian Diaspora in Britain*. N. Y.: Palgrave, 2002.

Pattanaik, Devdutt. *The Goddess in India: The Five Faces of the Eternal Feminine*. Rochester, Vermont: Inner Traditions, 2000.

----- . *Indian Mythology: Tales, Symbols, and Rituals from the Heart of the Subcontinent*. Rochester, Vermont: Inner Traditions, 2003.

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Picador, 1981.

----- .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1991.

Sanga, Jaina C. *South Asian Novelists in English: An A-to-Z*

Guide.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3.

White, John J. *Mythology in the Modern Novel: A Study of Prefigurative Techniqu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Zimmer, Heinrich. *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Ed. By Joseph Campbell.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0.

Waugh, Patricia.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5.

A Modern Variation of Hindu Mythology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Wei-Yun Yang*

Abstract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depicts the story of Saleem Sinai and Midnight's children, whose history mirrors the history of India's independence. Rushdie creates Saleem as a mock epic hero,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idnight's children, who were born on the midnight of August 15, 1947, at the exact moment India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Ynan Ze University

British rule. The novel is commented as a fable of the birth of a nation, which interweaves many allusions of different mythological Gods and Goddesses. Shiva, the God of Destruction, and Parvati, Shiva's wife, are the names of the other two powerful midnight's children; together three of them form a triangle relationship which constructs the main thread of the narrative. Moreover, Rusdie employs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Kali the Ferocious Devi Goddess, Vishnu the Preserver, Lakshmi Goddess of Wealth, to indicate indirectly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mythology in creating a modern India. My paper examines the rewriting of Hindu mythology in modern Indian life, a writing strategy that links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is variation presents a critical parody on the twisted face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which not only exposes the destructive impact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fanaticism, but also suggests the redemption of humanity from the hell created by an

alienation from the universal spirit of Brahma, the Great Ultimate. My analysis shows that through the rewriting of these mythological deities, Rushdie enables the reader to reexamine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atastrophic loss of the ancient wisdom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at the crossroad of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humans need to find a new way of reintegrating the universal values into the texture of modern life, which has been a living principle in the ancient Hindu culture.

Keywords: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Hindu mythology, Mythology rewriting strategy, Braman, Illusion